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冷眼觀
第二十五回 兩金無&~KEFHI;死後悟窮因 致病有原生前嚴胎教

「好教一般不忠不孝、不仁不義的禽獸，碰在他們的手裡，或無故喪資，或少年夭亡，或妄受飛刑，或鍾情賤類。人但知其某人是誤服醫藥喪生的，某人是迷信禍福破產的，某人受官吏之剝削，冤獄難伸，某人戀花柳之邪緣，傾家不悟。殊不識冥冥中，均各有一定不可移的道理在內，這就叫做欠張三不還李四了。而且這位張鐵嘴先生，雖說同魑魅魍魎一樣應運而生的人，卻數理推驗一道，頗肯實事求是，博彩周諮，所以替小土老批算的命理，竟與閻羅王生死簿子上注定的榮辱滾路一般無二。當下上自判官，不及鬼卒，莫不詫異事。就連閻羅王自己，亦生怕鬧出來，擔當失察的處分。就忙著揀派了活無常死有分兩名鬼役，急速前往叨利天財帛君那裡去，將小土老的這筆銀子，徹底根究，務得確情回報。真是黃泉碧落途千里，來去全憑一陣風。不一刻，早查得明明白白，回來俯伏奏道：『小鬼們蒙大王爺差遣，當即迅往查察。誰知近日天上，被幾個紫薇坦裡的毛神，運動甚麼中內集權，要從改革官制起點，一時把財源府裡幾堂有名的優缺，都歸並的歸並，裁撤的裁撤。還有幾個年富力強的司員，不甘暴棄，相約運動本司堂官，請咨出洋遊歷，希圖將回國，做一個政治家的大好老。因此把個一向轟轟烈烈的勢利淵藪，柴米衙門，轉瞬間竟弄成冰消瓦解，鬼哭神嚎。所以小鬼到那邊去，從東西轅門起，一直到財帛星君住的後宮裡，撩棒子都莫想打到一個人。後來還虧遇著一夥地裡鬼，才告給我星君不在宮裡，是從早晨就往玉皇大帝新組織的新內部那裡去會議去了。要想等他，很有一半天才轉來呢！你不如到那儲積磅餘的庫門口，尋一個消耗司裡舊吏去問問他，或可清悉這件事，亦未可知呢！小鬼聽著這句話，就忙走過去一望，只見真有一個伏在那裡棹上睡覺。就先以輕輕的叫了他幾聲，誰知猶如對蠶學蚊蟲叫，一絲兒都不聽見。後來被我猛起勁一推，才推醒了。正要想前前後後的告訴他一遍，不意他倒皺著眉毛，眯著眼睛，放出一百二十四個不如意的樣子，說是正在那裡一個人飄飄蕩蕩，倘恍離奇，走到一所東方病夫國裡去。只見六街三市，熱鬧異常。那街道上走路的人，一個個都是頭上戴著顏色頂子，也有紅了像蘿菔的，也有綠子像烏龜眼睛的，也有白似礬石，明如玻璃的，光怪陸離，不計其數。口裡都是一嘴的陸官發財，嘻嘻呵呵，歡喜不了。當時有個戴大紅頂子的人，正在那裡吆吆喝喝，嘴裡自騎馬自喝道兒的踱方步行走，忽然從對面來了個深目高鼻的歐洲人，手裡拿著一根打狗棒，對準那個踱方步的就是一棒，眼見得把血點鮮紅的一顆寶石頂子，打得碎碎平安，比爛柿子還爛。他看了，心裡著實過意不去，只說那挨打的人，定有一番狐假虎威的官派發作出來，同打他的人衝突。誰知那人除不動氣外，反露出一種齷齪諂笑的样子，一時兩眼朝天，五體投地，恭恭敬敬碰了三個響頭，然後爬起來，仍然是一味的嘻嘻呵呵，踱他的方步兒，自去搖擺。他看著嘴雖不說，心裡卻自言自語的道：哎唷！怪不得人說下界南瞻部洲有一個甚麼奴隸國呢！我所見的莫非就是這個所在罷？不然，何以被人家打著不回頭，還要忍痛含羞，對著那外國要響腦袋呢？不如快點兒離開了罷！回來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設或沾著奴隸性質不是玩的。於是又渡過了一重大江，遠遠看見有一座玉石牌樓，上面鐫著：「東三省洞天，長白山福地。」兩邊還有一副對聯是：

萬里江山來闖賊
千年富貴謝吳藩

寫得筆力矯健異常，頗有唐宋人手法。他心裡想道：哦！這還是一所洞天福地呢，不曉得是個甚麼大福人住在這裡呢？再一舉目，忽見那邊草地上，號志他老友徐菊仁似的，敞著懷睡在那裡。他驚道：「哎喲！他素來身體肥胖，又這樣的睡得沉酣，倘有促狹人偷偷的在他肚臍裡添上燈油，置上燈草，燃起火來，豈不要成了第二個卓燈了麼？那時燒得膏流滿地，那還了得？或是從青草裡鑽出一條赤練蛇來，鬧到後竅裡去，頃刻就有性命之憂的，更不是玩的啊！」正想過去推他醒來，不料眼前黑了一黑，不知何時來了兩個外國人，一個人左手捧著一丸太陽，右手擎了一盒黑白棋子，一個人左手執了一柄鐵戈，右手拿了一把禾穗，都笑容可掬的對著他指道：「這廝的大肚皮上面，倒是我們一方絕妙的棋局呢！就是略嫌其中空洞無有，酒肉氣太重些兒！」內中有一個人笑道：「他肚子裡要有貨，就能夠肯把自己家裡人，連一擔兩擔都不准賣，拿著了當犯私論，當梟匪殺的東西，功能輕輕兒允許你每年銷九萬擔了嗎？」說著，便從插手袋裡抽出了一副畫圖樣的家具來，竟在他那大肚皮上，橫三豎四的畫了一個棋盤，兩個人便對面坐下來，各爭先著。後來竟自為黑白界限不清，兩不相讓，在那肉棋盤了，你一拳，我一腿，爭鬥起來。再看他老友仍是直挺挺，鼻息如雷的睡覺。他此時要想不去喊醒他，實於心不忍；要想上前勸去，又因互鬥的是外國人，言語不通，兀自不得主意。忽然被小鬼走去推醒了，定了定神，才曉得是南柯一夢。所以望著我愁眉苦眼的發怔。及至聽見我是奉了閻王爺的特旨前來查案的，他才把兩隻朦朧睡眼揉了一會，從懷裡掏出了一本底簿來翻著，對我笑道：「造化你是來問我，不然，就是去請問星君自己，也莫想清楚呢！」原來這個小土老，從前沒有降生的時節，就業已奉過玉帝敕旨，應該他命裡注定，不到三十歲上要發五百萬銀子的財；及至後來他降了生，即將此注存款，忙咨送到文昌帝君那裡去，誰知他沒有學文；又轉送到武帝那裡去，誰知他又沒有考試。不得已，把三百六十行該管的神，都一處一處咨送遍了，誰知他一行一業都沒有做過，因此輾轉因循，看看他已是交到三十歲上，陽壽將終。且又聞得這個人業經流落得同乞丐一樣，可憐夫妻兩口兒，終日睡在一間破土地廟裡過活，眾神只得公議，不如拿頭就他的帽子去戴罷！將這五百萬金銀就發到他所住的那間廟裡去，敕令土神分藏在碎磚淺土之間，以便就近隨時發給，了此公案。

「那曉天下事，定數雖屬有憑，然而亦有時因人力不足，遂成虛話。所以古語說，人定終可以勝天；又說，天時人事兩相扶，這就是這句話了。不然，遇著事動不動就委諸天命，一點人謀都用不著，那還成個世界麼？即如這位小土老兒，終日睡在土地廟裡，夫妻兩口會任憑地方作踐得若何邇邇，都莫想掃一帶兒。若肯掃，也可掃出銀子來。甚至磚瓦都不肯踢一脚，所以滿地黃金，無因出現。及至他死期已近，財還未發，直把幾個守藏吏並本籍的土地城隍，都急得抓耳撓腮，一籌莫展，生怕擔任勒■公款的譴責，只好想出一個窮極計生，鋌而走險的主意來。預備要請四大龍王，率領著一班風伯雨師，將這五百萬黃金白銀都一齊吸上天去，借用行雨法，把那些元寶，一個個由空中往下落，不怕他見了不收。無奈糾察靈官，並四方揭諦，都極力反對不肯，說是金銀數至五百萬之多，決不是一兩個元寶可比，倘要同下冰雹似的灑下來，豈不要顧了他一個人要發財，不問把眾人的頭都一齊打破了麼？」

羅利此時，說一句，拿眼睛朝裡面望一眼，生怕何宸章走出來，聽見了要多心的樣子。好容易才一句一句挨死似的挨完了，便忙著將令杯送到庸伊面前，自己搭訕著走出席去尋水煙袋。我嘆道：「可見得一個人無論是富貴貧賤，這勤儉二字是萬不可少的。當不起一生一世，終日昏昏，半點兒事業不去做，光空著頭想發財，除非像羅君所說，會有元寶從天上掉下來。不然，就恐怕有鄧氏銅山，石家金穀，也不值得春風一浪呢！所以老年說，坐嚙山都會喫得空，這就是這個見解了。」真曉輪道：「就是天可兩金，也要他肯把腰彎一彎兒，才可以拾得起來。倘若有陶淵明不屑為五斗目折腰的脾氣，豈不是合著俗語一句話，叫小孩子敲鑼鼓，各敲各了麼？終不然元寶會真變成麻雀和飛到手裡去麼？你們閒話少提，大家聽庸人說罷！他是南京人，向來是口齒清利的，說出句把話來，我可以包得住羊脂玉掉在青石板上，迸脆兒透酥的。」我笑道：「這句話也不盡然，從前我聽見人說，三個寧波人，滑不過一個湖北人；三個湖北人滑不過一個廣東人；三個廣東人，滑不過一個南京人；三個南京人，又滑不過一個洋鬼子。及至我後來同幾個南京朋友共了一兩件事，發現是很有義氣的。可知無論是甚麼事，都是千聞不如一見了！」真曉輪笑道：「恐怕是三個南京人，滑不過一個揚虛子罷？」我笑道：「揚州人於你何虧？外國人又與你何厚呢？即此一舉，就可以見得你們腦筋裡是沒有愛群的性質了。難怪政府裡人說，中國上下社會，是萬萬夠不上立憲國民的程度呢！唉！照這麼一想，那立憲兩個字，豈不是真要成了一個大空屁了麼？」我說著，不由那一股淚，竟自從心坎裡流將出來，若不是我趕忙的有強迫觀念狠命的咽住，直頭兒就要柔情來眼底，熱淚灑樽前了。

後來還算是庸伊聰明，見我神情有點不對，就一面沖著真曉輪丟了一個眼色，一面就對著我笑道：「小雅君，你不要多心。真旭初他是媒人狠過親家，今日莫說胸不是說南京人的短處，就是說，好在是南京人多著呢，賢愚不等，誰處人沒有？我們也無所用其迴護呀！如今大家莫要吵，好讓我靜悄悄的說一段田舍翁多收十斛麥，便要娶妾，便要做風雅人的故事，把你們聽聽，樂一樂罷！」我聽了，心中自付道：瞧不起這個姓庸的，外面很覺粗魯，臉上又長了一臉的酒痣，怎麼說出兩句話來，不但事理通達，而且輕重得體呢？可見一個人是不可以貌相，海水不可以鬥亂的了。

正在那裡這麼想，忽然又聽見庸伊說道：「我說的這句呢，是出在一部家藏的小說叢編上，現在這書的版子，已是早經沒有的了。我記得他是說的一個鄉下富翁，一逕怕人說他不風雅，喜歡平時之乎者也的咬文嚼字。那一天獨自一個人扶了拐杖，立在門外閑眺，滿眼說不盡身針繡毯，榆莢穿錢，牧唱農歌，一片豐登氣象。不意一時電走雷轟，烏雲四合，那天上便一星星飄下雨來了。他不隨舊病勃發，隨口的念道：『濛濛雨至，難耕南畝之田了。』忽然轉出個行路的人，走上前不慌不忙，對著他唱了一個大喏，口中答道：『泥滑途遙，誰作東家之主呢？』他見是斯文一脈，就一面邀他進裡面去暫坐，一面吩咐子姪道：『客已至矣！望前準備茶湯。』那人又道：『賓既來兮，廚下安排酒席。』兩個人宗旨既合，酬酢轉殷。不覺已交三鼓，他慢吟道：『譙樓上，咚咚咚，錚錚錚，三更三點，正合三杯通大道。』那人道：『草堂前，汝汝汝，我我我，一人一盞，願將一醉解千愁！』及酒闌人靜，掃榻留賓，他道：『匡牀已設，今宵且可安身。』那人笑道：『主意甚殷，明日定留早膳。』等到第二日早上，他聽見外面隱隱有霍霍之聲，便起身走出來一望，只見那人蹬在廚房階臺石上，拿著一柄小刀磨弄。他就忙踱過去問道：『借問嘉賓，何故袖刃而磨？』那人愀然道：『無故擾東，定當殺身以報！』他驚道：『你若死吾家，眼見一場官府事。』那人又道：『君欲全我命，手交十兩燒埋銀。』他聽了，只得趕忙的進去，拿了幾件零星碎銀飾走出來，遞與那人道：『首飾湊成十兩。』那人在身旁摸出一竿小戩子來一稱道：『戩頭還短八錢。』他此時心裡巴不得那人速速走去，省得在這裡再再生枝節，便裝出一副宜瞋宜喜春風面，一直送那人出了大門，站下來拱拱手道：『千里送君終一別啊！』那人也笑道：『八錢約我必重來呢！』他不覺一時性起，揮手道：『惡客，惡客，速去！速去！速速去！』那人聽了，作上一個揖道：『好東，好東，再來！再來！再再來！』

我笑道：「這個過路客，雖說是個斯文中之無賴，然而來是一個揖，去又是一個揖，倒還有點晏平仲善與人交，久而敬之的意味呢！而且『三杯通大道，一醉解千愁』，用老對莊，也還算工穩。我替他算了一算，十兩銀子，對七個對子，直算是一兩四錢二分五百六毫一個的代價罷！」賈鈞之道：「十兩銀子分七分，若照一七，四七二十八，二七一十四，七八五十六，二七三十五算起來，那下餘還多四忽銀子，又怎麼算呢？」我笑道：「怎麼算都不要緊，好在是肉爛在湯鍋裡，多也是他的，少也是他的。祇要在那裡，不唱『待到重陽日，還來就菊花』，就已經是天字第一號的大人情大造化了。我們誰有閑工夫來替古人擔憂，算這筆倒鉤賬呢？」真曉輪道：「小雅君，你別要儘著打小九九了，好讓老蕭說罷！我再接說一個，就完了糖擔子了。今天大家還有大家的私事呢，不要為說個把笑話代酒令，回來耽誤了工夫，設或再有個好事者聽見了，拿笑話當笑話說，那才是一場真笑話呢！」

我聽著，方想回駁他兩句，忽地聽見內室裡似乎有一片哭聲，撞入耳輪裡來。真、賈諸人也異常驚恐，都一齊站起身，離席散坐。正要叫人往後面去打探，適值宸章已匆匆的走出來，也不同諸人答話，就一屁股往炕沿邊一坐，低著頭嘆道：「唉！人生七十古來稀，穿衣喫飯討便宜，我今年已有四十多歲了，古稀不過一二十年光景，那所有的穿喫二字，卻一概都不在我心上。祇有這麼一個寶貨，是我老夫妻三口兒終日祈禱來的，滿擬著從此多苦幾年，好落得個『萬事不如歸去好，青燈黃卷課兒曹』，以慰桑榆暮景。誰知天不從人，彩雲易散，今早小兒忽然得了個甚麼老鴉驚，可憐把個人扳得嘴唇子也紫了，眼睛也吊了，不食不啼，十分危險。看這種樣，多半是不中用了。我們的老太太同內人，還有小兒的生母，也都嚇得手足無措，祇是一味的哭。我兄弟雖然是向來不動心，然面到這步田地，也就沒得主意了。好歹我這個崽，如果有個甚長短，我也拼著一條老命不要，裡外都還他一個一團糟就是了！」說著，又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唉！我說是有句話要想，想不起來呢！適才問壁鄰舍張姥姥來說，黃孤縣東門外，有個甚麼僊姑娘，專門會替人家降神醫病，勸我們不要急，死貓當做活貓醫，去請他來試一試。我業已在出來的時候派人帶了轎班去接了，接了來，也不曉得是個圓和尚，還是個扁道士呢？」

我見宸章說了這幾句話，兩眼圈兒便一紅，似乎號志要流下淚來的樣子，卻又只在眼圈內滴溜溜的亂轉，不往外淌，大約是因為有諸客在座，所以不便過於英雄氣短，兒女情長。這也是人之恒情，不足為怪。其時真、賈諸人，也都圍攏上去，爭相安慰。有的說：「次翁古人天相，少君偶爾不豫，轉瞬即可佔不藥之喜的。」有的說：「小孩子家，頂是胎教要緊，所以古人一月如滴露，兩月如桃花，三月分男女，分過男女，做父母的就不能再破胎戒，否則嬰兒在先天裡受過煙火激射，就保不住後天不鬧痧麻疹疹，急慢驚風的各種亂子了。」又有一個道：「哦，是呀！我去年內人生產，那小孩子身上沒頭沒臉號志是敷了一層雞蛋白似的。後來接連鬧甚麼赤游內丹、馬牙，怪不得人說是不守胎教，弄出來的把把戲呢！多半就是這個先天期裡未能遵戒的道理罷！」我聽了，生怕宸章聽了不便，就一面叫人撤去酒席，一面忙用話去岔開道：「世叔，是兒不死，是財不散，你倒不必焦灼過度，回來身體喫苦，反倒不是玩的。好在姨太太歲數還輕，世叔又正在強壯之年，祇要兩口兒心境寬，就是再養十七八個，也還來得及呢！」真曉輪道：「心寬出少年，這句話我真是相信。次丹，你不要急，我們庸玄翁醫理精通，何不順便請他進去看看呢？」賈鈞之之道：「是馬有三分龍骨，何況他是出洋在醫學校畢過業的人，你我寧叫做過，莫要錯過呀！」

一時人多語雜，議論紛紛。宸章此刻，也是病急亂投醫，誰說誰好。卻巧請僊姑娘的家也回來了，吩咐叫人把轎一抬到二堂落肩。早有內宅裡僕婦們出來接待進去。我此時心裡急於要看看那僊姑娘是個何等人物，也值得如此八抬八綽的供奉他？誰知跟著宸章及眾人進內一看，只見堂屋正中心，早預先擺下一張小四僊方桌，桌面上橫豎擺列著許多葷素三牲、水果、素燭之類，另外又放著一碗食米，米裡插了一炷線香。原來有個形同人臘的老婆子，坐在那桌上，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的說話，兩旁又站有幾個穿天青衫、大紅裙的官眷們圍繞著三三兩兩，交頭接耳的談論。我知是女客中來賓，或有宸章夫人在內，就不便再往前走，只得折轉身搭訕著立下，問宸章預備在那裡坐？恰好他也回來頭來，招呼我們從一帶迴廊，轉到一間耳房裡去。正好那老婆子的桌案，就在窗外不遠，咫尺之間，看得明明白白，不過稍為分個內外罷了！

當時我因酒席不歡而散，意懶心慵，正想坐下來歇息片刻。不意忽然聽得窗外一聲「哦唷！哦唷！」又接著「阿嚏，阿嚏」的打了幾個噴嚏，便看見筵杳拿手招我道：「小公，你來，你來，我說是甚鮮姑娘、潮姑娘呢！誰知就是那個假冒陰差，替人家看香頭騙錢用的死老魅，你存神看他，還有奇形怪狀的花樣多著呢！你快記清，莫要忘卻好留著續『搜神記』呀！」我聽了，就趕快站起來，走過去一望，見那老婆子頭上籠罩了一方元色縐紗手帕，連眉毛帶眼睛，都遮得黑的看不清楚。身上穿了一件藍底印白花的洋緞棉襖，週身都用三牙瓣，桂子欄杆，大鑲大滾；兩隻衣袖上，一邊還釘著一通五彩顧繡的袖口，正在那裡南腔北調的閉著眼說鬼話。正是：

歡聲甫動悲聲起，

禍事多隨吉事來。

要知何氏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